

欲知未來之結局不可不看

老殘遊記編下

上海英界三馬路新聞報館對門

百新公司印行

欲知未來之結局不可不看

老殘遊記
編下

育鼎何慶元題

下編序

洪都百鍊生所撰老殘遊記始披露於天津日新報陸
綏登載自刊泚老梨園中爭贈銀價為之頓增奇文欣共
賞或為此書詠也數年來風行日遠幾遍環球其書之
佳不惟可以賞心悅目尤足以資人考證曩此余從事律門
偶得是書上編披閱之下見其於筆記敘事之中具有推源溯
算之妙較推背尚燒餅歌諸數書尤見明晰不禁拍案稱
奇故於公餘之暇詳加批點而終以未窺全豹為憾至子游滬

得与百新公司主任徐君订交及是书未得现空全集徐君笑而言曰敝公司竟有原稿係上下两编今上编已通行中外生下编前虽登报出版因南北交通阻隔未敢遽付手民也余索而读之翻阅一遍见其记载详画衍算精当且供将来之参考展一卷而卷之不忍忽披一章而章之都有味余因乐而忘情又为批点亟勸徐君付诸剞劂以供爱读诸君先覩之顾是为序

民国元年岁在壬子嘉平月望日 滕州傅幼圃藏於滬廬

老殘遊記下編目錄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
| 第二十二章 | 老夫人訓姪敘家常 | 祝清虛遊山邀益友 |
| 第二十三章 | 招商店至親惜別 | 黑龍潭逆旅留賓 |
| 第二十四章 | 求其友聲訂交傾蓋 | 巧譬物理垂釣涿潭 |
| 第二十五章 | 黑龍潭邊風雲變色 | 蒿里山內賓主偕遊 |
| 第二十六章 | 訪古蹟相偕遊岱廟 | 理行裝乘輿登泰山 |
| 第二十七章 | 葡爪寺和尚待茶 | 斗姆宮淫尼宴客 |
| 第二十八章 | 探真相巧入眠雲閣 | 遊極巔借住碧霞宮 |
| 第二十九章 | 登絕頂五更觀日出 | 會方丈三教縱談鋒 |
| 第三十章 | 黃華洞內快觀仙踪 | 碧霞宮前暢談大道 |
| 第三十一章 | 世局變遷高僧先覺 | 感恩酬報魏氏傳書 |

第三十二章

魏誠報恩贈駿足

老殘遊歷進燕京

第三十三章

徐子平慨贈昇元帖

鐵補殘移居稽古齋

第三十四章

翁尙書抑鬱染沈疴

鐵先生展才施國手

第三十五章

託庇居停神醫發達

談論朝政尙書自危

第三十六章

感羣鳥避患京城

贈古書多情餞良友

第三十七章

太原府仗義救難士

條梅樓無心遇故人

第三十八章

鐵補殘受聘爲經理

王興漢張筵悅嘉賓

第三十九章

受職還鄉闔家歡聚

購機聘匠親泛重洋

第四十章

傷黍離感通警夢

寫懷抱慷慨吟詩

計老殘攜春回鄉正遊在在外久不之在人必不地凍天寒肯於天不歸去其匆始而殺然避名可然傳書繼平冤獄繼而慨然訪案救活多為人見義勇爲施不義求其已活現賜紙已活現功者退不爲求聞達不

老殘遊記下編

第二十一章 攜眷回鄉路逢故友 勾留逆旅巧遇姑娘

說話老殘瞞着王子瑾。與德慧生結伴回鄉。帶了環翠。同他兄弟。於黎明時開車上路。當日住雒口。次早渡過黃河。由白馬山過黨家庄。至泰安住宿。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順着江南的大道按站而行。這日到了滕縣地界。忽然天氣漸變。陰了上來。既至趕到滕縣東關。住在泰興客棧內。房屋尙極寬大。兩家行李。俱卸在上房。店小二送上面水。沖了茶來。大家淨過了面。收拾停當。已是四點多鐘的時候了。當在臘月天氣。本來日短。況又陰天。更覺黑的早些。轉眼之間。黃昏已近。店小二掌上燈來。請示點菜。各人遂便要了幾樣。無非是肉魚鷄子等類。又要了幾兩高粱。分付店小二每房生上一盆炭火。以逐房中寒氣。住不多時。店小二逐一送了進來。大家裡用過酒飯。揩了揩面。忽聞車夫在院中說道。看這個樣子。怕明天要走不成了。老殘一聽。便走出上房一看。只見濃雲密布。天色如墨。西北風瑟瑟有聲。砭人肌膚。遂叫了一聲慧生。你來看看。這天

借環翠的
態一問引
起老殘不
當回南的

一定是要變了。慧生應聲而出。抬頭一望。說道：「這怎麼了呢？再有五六日的好天，就能到家。看這光景，怕要來了大雪。一定是在半路過午了。這可如何是好呢？」老殘道：「這就是起早的壞處。若走水路，落雪倒還不礙行舟。怪不得古人歌行路難，非身歷其境者，不知此中的苦況。」兩人談了一回，覺着寒風透體，身冷如冰。這纔各自回房安歇。一覺醒來，已是四更天氣。聽的外面朔風怒號，窗上的紙刷拉刷拉的亂响。頓覺衾裯單薄，毫無暖氣。就知是下了大雪。到了次早，老殘起來，先到外邊一望，見院內積雪已經三四寸厚。滿天上如鵝飛舞，漫漫不絕。遂將小二叫來，吩咐籠上兩盆炭火，在火上坐了一把水壺。小二送上面水，就要茶壺到前頭沖茶。老殘道：「水壺一刻也就要開。我自己沖罷。這個大雪，怕今日不能走了。你們這裡野雞甚多，你給我買兩隻來，再買個幾斤羊肉，照呼厨上，把羊肉紅燒紅燒，將野雞片成薄片。我要吃燙鍋子呢。花錢多少？先由櫃上替我墊付。一起算賬。」小二答應一聲，回身而去。住不多時，水也開了。老殘擎過茶壺，下了葉子，將茶沖上。水壺內又添了些冷水，坐在火上，獨自一人圍爐品茶。環翠醒來，就火上的水梳洗已畢，問道：「今日不能走嗎？」老殘道：「傻孩子，這般大雪，車轍全已漫。」

悔心全爲
阻雪歲
遇祝清虛
邀遊秦山
伏綫慧生
寫德處正
裕達殘寫
爲老殘寫
照

當年總理
衙門係慶
邸總辦其
權勢之赫

了。怎麼着走呢。豈但今日不能走。怕的是頭年沒有走的日期了。早知如此。倒不如回濟南度歲的好。剛說至此。忽聽德慧生在堂前說道。補殘兄你不用悔。多年故交。久不晤面。若非大雪介紹。那裡能在一處度歲呢。若是你不同行。我一人阻雪於此。聽着滿街的臘鼓鑿鑿。豈不要更着急嗎。老殘聽說也就走出房來。向外一望。見那雪如粉蝶一般。在長空亂撲。嘴裡不住的念道。奈何奈何。我們在外邊慣了。倒也尋常。只是他們女眷。在路上過年。殊難爲情。慧生道。這有何難。君子隨寓而安。況他鄉遇故知。乃是人生的幸事。你我知己相對。有的是詩酒琴棋。可以消遣。倒勝似在熱鬧場中。手版脚靴的應酬勞神呢。老殘道。我一早起來看看天氣。知道這雪必無住時。心裡只是悶悶。便叫店家替我買了兩隻野雞。三斤羊肉。叫他紅燒羊肉。燙野雞片。我們好圍爐賞雪消遣旅況。慧生道。甚好甚好。兄弟情願奉陪。說話不已。慧生的管家打了面水。伺候主人梳洗已畢。沖上茶來。慧生吩咐。叫店家在堂屋內又添上一架火盆。兩人對坐吃茶。談了回京城裡的新聞。總理衙門的交涉事件。及某郡上的權勢。無非是上下朦蔽。固位希寵。官場之濫。無一事不令人可恨。老殘道。朝政日非。交涉棘手。把一個四千餘年的

赫傾動朝 野大開所 賂之門均 有賂賄進 以賄才不 計何事遇 如涉每東 交不事件 既法懂又 西折律胆 無折衡人 服從外衍 命令數步 了官地圖 升於損失 至主權遺 後患則不 暇計也書 除年四書 不云這大 國被官班 輕賄送吏 輕送吏於 列強之詞 過激之詞

大國。被這班不肖的官吏。輕輕的就送到列強去了。說罷。相對太息。忽見管家上來請示道。菜已好了。在那裡開呢。老殘道。今日是我請你老爺賞雪。就叫他把酒菜自做兩分。一分開在這裏。一分開在我房裏。請你太太到那邊去吃罷。管家答應了一聲。便走了下去。不一刻。店小二送上四個小碟。拭抹了桌椅。管家燙上酒來。兩人入座。房內也擺了一席。德太太上座。翠環下邊相陪。內外兩席。對着漫漫大雪。頗饒清興。倒忘了客中的寂寞。吃了兩杯。羊肉也就爛了。店小二端將上來。二人吃了幾塊。只覺香美無比。且無羶味。慧生讚道。京城裏的羊肉。從來有名。不料這個小小縣城。竟能烹調如此之美。尤勝於京城多多呢。老殘道。你弄錯了。這裏邊還有一個道理呢。京都係平原之地。風高草瘦。此地盡是山嶺。水暖草肥。所以這羊肉的味氣格外的肥美。並無羶氣。何嘗是烹調的手段呢。少時上來山雞。你還要讚美呢。這兩樣東西。係此處著名的美品。正在講着。店小二已將火鍋子送來。反身出去。端來四盤雞片。慧生一看。紅白鮮艷。其薄爲紙。若不留心。直看成滿盤的桃花花瓣。老殘吩咐先送兩盤到房內。又親自端起盤子。用筷子撥到鍋裡。燙了半盤。遂照呼德慧生道。請嘗嘗如何。這椿東西。燙着吃

他鄉遇故知，事最清。
虛則極其清，不近其人。
淡知處正，其血潮。
湧也，肝膽。
朋友為時。

兩山人放量，吃山傾大。
乃五處馬，有金裘呼。
千將出喚，兒酒與爾。
美消萬古，同之概寫。
愁何等瀟，來脫。

是最鮮脆的。然可是要嫩。火候一過。就索然無味了。德慧生遂籍了兩片。送在嘴裏。嚼了咀嚼。說道。果然是異常鮮脆。名不虛傳。遂吩咐管家重燙熱酒。放量的吃喝。直吃到玉山傾頤而止。當晚仍是連風攪雪下了一夜。次日起來一看。地下足有一尺多深。話休煩絮。一連就下了五日。天始轉晴。那來往的行人。全已斷絕。沿途雪深三尺。深溝陡瀾。填為平陸。漫山遍野一望全白。猶如琉璃世界一般。兩人無法可施。只得奈着性子。在店內等候度歲。幸賴兩人相伴。不是賦詩。就是對奕。因此尙不寂寥。不料雪大天寒。直過燈節。路上纔漸漸的溶化。到了二月初旬。天氣溫和。山陰瀾谷。積雪雖已消盡。沿途泥水。仍然不能行車。這日下午。老殘悶甚。信步走出店門。站在門前眺望消遣。忽聞有人在對面叫道。補殘兄久違了。老殘抬頭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自幼的契友祝清虛。站在對門一個小客店門口。遂緊走了兩步。上前握手寒暄。清虛問道。聽說你在濟南很得法的。為莊撫軍的座上客。言聽計從。東南盡美。將來登庸有日了。如今有何公幹。要到那裡去呢。老殘道。傍人嘲笑我倒還罷了。你我總角至好。難道還不知道我嗎。那宗齷齪事。我可能幹的來呢。遂將自己在濟南遇莊宮保的事情。原原本本的

說了一遍。直說到齊河訪案事竣。適遇德慧生携眷回鄉。因此同他結伴。將小妾送回家去。不料至此阻雪四十餘日。清虛聽說笑道還好。我擬了一篇北山移文。尙未脫稿。若不是在此相遇。此稿一就。定要呈政文壇。那不要冤屈了你嗎。說罷兩人一齊大笑。老殘遂問清虛因何到此。清虛答道。素聞泰山三月三日。爲碧霞元君聖誕。香火最勝。海內士女。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較之朝南海九華的尤勝數倍。弟因此假朝山爲名。思一覽其勝概。不期得遇故人。這也是善緣結定。兄盍偕如夫人同一遊乎。老殘道。婦女進廟燒香。兄弟每每譽爲惡俗。方思化之而未能。豈肯自蹈陋習嗎。若無小妾相累。却是一准奉陪的。清虛聽了。這番議論。倒也不好相強。便問德慧生也在這店裡嗎。老殘答應道。是。兄一人旅況蕭條。何不移寓一處。以便暢談呢。清虛道。暢談則可。移寓倒要不必。說罷拉了老殘的手。走過這邊店內。老殘高聲叫道。慧生。有客在此。看望你哪。慧生聽得。出房一看。笑道。我當了是誰。原來是清翁。久違了。不但是客。且是喜客呢。遂彼此施禮就座。德慧生便問清虛到此何故。清虛遂將假託朝山遊泰岱的話。說了一遍。慧生道。清翁以陵霄聳壑之材。猶如閒雲野鶴。高尚氣節。何啻義皇上人。較弟輩之

清廉愛民
虛心下士
入字可寫
勤果公之
照然却又
在事八字
惟此廉始
靡裕費因
愛民纔求
急治虛心

心爲形役的。真有雲泥之判。相形之下。令人自慙。清虛道士各有志。趨向不同。甘露嘉禾。未聞巢許能以致之。聞慧翁在都有國士之譽。將來雲程萬里。不可限量。爲何又携瀛眷回南呢。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災。故送賤內回鄉。免的累人。兩人扳談之時。老殘已吩咐店家備辦餚酒。送了上來。店小二搬開桌椅。擺好杯箸。先端上四碟冷葷。乃是松花蛋。金華腿。醬肉滷鷄。一壺白玫瑰酒。德慧生遂讓祝清虛上坐。清虛道。邂逅相遇。同爲過客。怎好打攪呢。老殘道。慧生也不是外人。況我們也要吃飯。不過多添一副杯箸而已。大家談談倒免的冷清。老哥莫要客氣。清虛也就不好再辭。便入了座。老殘慧生相陪。談了一回都下的新聞。又談了一回山東的事情。清虛問道。聽說山東撫軍莊某。清廉愛民。虛心下士。其政事必有可觀。補殘兄想必知其底蘊。請言大概。以廣見聞。老殘道。莊公清廉愛民。謙恭下士。並非諛詞。惟政事却無甚可傳。其病正在謙恭下士裡來的。只以求治太急。側席求才。不免薰蕕雜進。不肖官吏。揣摩其求治之心。或誣陷平民以博治盜之名。或竭民脂膏以銜理財之術。再賄通司道大員。於公前揄揚。或濫邀優獎。黃河工程弊端尤甚。以清廉愛民之心。爲率獸食人之政。全吃了求治太

下士又自清廉以愛民而得來佐治自可多民即能得民初不能料其善莠難處良莠不齊日進而人勢必小君子如玉退剛非輩無剛也非乘心廉進愛者公而民康爲公一生憾事

急不學無術的虧了。令人不能不代爲惋惜。遂將玉賢以慘酷而得密保的話。畧言概。祝清虛聽了說道。如玉守之有心爲惡。自然必获天譴。但莊某之濫用匪人。亦不得無罪。說罷。互相嗟歎。清虛又問老殘道。補殘回鄉之後。還遊那裡呢。老殘道。弟有心先遊京城。次至山陝四川。折回由湘鄂。再返江南。不知老哥遊過秦岱。還有他處之行否。清虛道。我兩個雖同爲遯世。而志趣不同。你是到處考察政治。以利濟爲懷。猶不失宣聖周遊列國之意。我是放情山水。嘯傲烟霞。侶魚蝦而友麋鹿。甘與草木同腐者也。此後行踪。連我自己也無定見。但總角至好。相見無期。心中未免悵悵。可否爲我作三日之留。以盡故人之歡乎。老殘不便遽應。因目視慧生。慧生素知老殘與清虛爲忘形交。礙難推却。遂說道。既是清翁待朋友如此情重。詎可拂其熱心。補殘兄就逗遛三日。小弟情願奉陪。老殘道。既慧兄不嫌耽誤路程。小弟回南本無早遲。樂得盤桓數日。以罄離懷。慧生說道。清翁來時。還有同伴沒有。清虛道。弟疏曠成性。興至所之。朝山而不禁葷酒。行路而不計站頭。遊山玩水。到處留連。誰肯爲我伴侶者。隨身只有殘書數本。行李一束。黑衛一頭而已。德慧生道。如此孤身逆旅。未免寂寥。何不移來同寓呢。老殘道。

老殘說江湖官但上事即官途上事即官盜又弧的不操盜又弧的不操談與江然係不與江然係並出江官已薄時官已見當時官途之之濫行爲之之濫行不之之濫行夫走及卑誠江有走及卑誠也洋卒大盜盜

不必。一則今已天晚。再則逆旅主人。最忌過客移寓。以爲招待不恭。得罪行旅。與招牌名譽有碍。候明早同主人說明。再搬到這邊。彼此免的誤會。慧生笑道。你可爲三教九流無所不通。連開招商店規矩。你也熟悉的很呢。老殘道。豈但江湖上的事。懂的就是連你們官途上不操弧的大盜。我又何嘗不懂的呢。說罷三人一齊大笑。祝清虛道。夜已深了。酒也穀了。請吃飯罷。各人也好歇息歇息。明日再談罷。於是叫店小二添飯。此時兩家眷屬。早已用過晚飯。闔店的客人。大半息燈安寢。德慧生從懷內拏出表來看。已經將近十二點鐘。三人匆匆的將飯用完。清虛先告辭。仍回對面店內歇息去了。兩人送客回來。也就各歸房中安寢。只因多吃了幾杯。心裡又是高興。不以躡店爲悶。一直睡至次日十二點鐘。方纔起身。梳洗已畢。店裡夥計問道。開飯。老殘道。別忙。還有一位客哩。一邊說着。遂即走出店門。到對門店中問道。有一位江南姓祝的客人。住在那邊房裡。店小二笑嘻嘻的說道。在東廂房內還沒起來呢。你老找他何事。待我去叫他。老殘尚未回言。早聽的清虛在房內叫道。補殘兄。請房裏來坐。老殘遂進了廂房。見清虛已經披衣而起。連忙讓老殘坐在坑沿。小二送上面水。清虛又吩咐沖茶。老殘連

寫小人之
情形如畫
然非熟練
於江湖者
却非能道
隻字

小人殷勤
處可厭亦
可惡

忙止住道。不必冲了。到那邊再吃罷。清虛遂洗過了臉。將小二叫來說道。我等是自己兄弟。昨晚在此相遇。意欲同伴回鄉。故而移過對門那邊。歸併一處。遂將一應的房飯驢子麩料等費。歸算清楚。本來小店內的規矩。每人一日房飯錢二百。牲口草麩子錢。驢馬每頭係一百五十。驢子一百。共計該京錢三百文。清虛一餐飯未用。也就照算。那小二臉上却現出了一般不暢快的模樣。嘴裏噤哩咕嚕的。不知說些甚麼。清虛爲人豁達。知是因移寓不快。並不與他計較。從被套裏掏出一吊京錢。放在桌上說道。你把這錢拏去。付了櫃上的正項。下餘的就給你作酒錢罷。從來住單行人小店。每人不過一二十文的酒錢。並沒有整百個給的。小二見這個客人。這等的大方。一給就是七百。不由的眉開眼笑的說道。謝謝你老。我先去冲壺茶來。你老吃着。再把你老的行李送到那邊去罷。清虛道。我並非移寓。因是自己的兄弟俱住那邊。歸併一處。諸事就便些。茶也不必冲了。我就要過去。小二道。這有何妨。兩邊俱是一樣。既是你老不要吃茶。待我把行李送將過去便了。說罷遂登坑將行李捲起。抗將起來往外就走。老殘道。清兄你在此檢點檢點。莫遺忘了東西。候小二回來牽了驢子。你再過去。我先去替你點收。

行李去。遂卽起身回店。見小二已將行李放在櫃上。反身出門去了。泰安棧的夥計。見老殘走來。便笑嬉嬉的問道。鐵先生。這副行李搬到那房裏去呢。老殘道。廂房空着。就搬到那裏去罷。店小二便抗將起來送進廂房。連忙的掃地抹桌。忙了一會。對門的夥計。已將驢子牽來。到了院中。小二急急接過。說道有勞了。那人笑了一笑。就回身而去。小二便把驢子牽進棚去。拴好拌上剉草。這纔將鞍轡擎進廂房。到前邊去泡了一壺茶來。遂請示老殘怎樣開飯。老殘道。還是要四碗四盤。兩壺白玫瑰酒。共開兩桌。上房女客一桌。我們的一桌就開在這裏罷。小二答應一聲。走向前邊去了。清虛說道。補殘兄離家未及二載。聞聽已寄回二千餘兩之多。諒是醫道大行。這位如夫人是在何處納的。嫂夫人素善持家。姪輩已皆成童。可無內顧之憂。你大可以將如夫人帶在身邊。早晚扶侍扶侍。在外行幾年道。多救幾條性命。也是一樁爲善最樂的事。昔范文正公微時。有不能爲良相願爲良醫之志。在公曩時。雖抱救世之志。而未敢決其必行。於今你的大道已行。聲名已震。可謂不負所學。正宜具菩提之心。力行不倦。因何廢然思返。而中輟呢。老殘道。弟之送小妾回鄉。正爲行道起見。弟非登徒子。且無伯道之憂。浪跡